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玉燕姻緣全傳
第五十七回 爬牆窺探呂公子 劉府評理談翰林

詞曰：千春萬杵搗玄霜，指望成時，快飲瑤漿，奈何不得潤肝腸。只合登樓索酒嘗。從來賣假是真方，莫嫌苦李，慣代桃僵。忙忙識破野鴛鴦，早已風流樂幾場。

這首閒言按下不表。

且講呂昆爬上牆頭，見亭子上面旁邊點著一盞風燈，中間擺了一張琴桌，坐著一個女子，旁邊立著一個丫環。雖然月光之下，不能細望容顏，只聽得：

聲音宛轉隨風至，一曲宮商過短牆。

呂昆站在梯子上面窺探，心下暗想：「但不知這座花園是誰家的？此刻更深夜靜，有此雅操，諒來這個女子品貌自然不俗。不知我可有緣相見他一面？」那女子正在操琴，忽聽琴中出異音，連慌將琴丟下，道：「琴犯異音，咫尺必有人在此竊聽。」隨命丫環：「四下裡查看，卻是何人躲在此間？若是女子，不必驚動他；倘若是個男子，慌慌稟知老爺，將他拿下。」那個丫環取著風燈，四下一照：只見月光之下有個人影，正是男子形象。丫環連慌取了個石子，望牆頭上打來，險些兒打著頭臉。呂昆將頭往下一躲，那個丫環慌去回覆小姐。

你道這個女子是誰？就是談翰林的千金鳳鸞小姐。原來談府的花園，卻與這開寓所的人家只間著一壁。但這開寓所的人家亦非等閒之輩，祖上曾為過一任西城察院，姓劉名燦。只因家內寒薄，將房屋出到幾進，每逢會試之年，就租與這乾會試的作寓。談府的大門卻在前街，與劉家住宅隔了一座花園，故爾呂昆不知。此刻談小姐見有人窺探，命丫環將琴收了，掌燈回去。呂昆一場掃興，正是：

千里夢魂明月下，攪人離思在琴中。

連忙下了梯子，將梯子歸了原處，來至書房。只見張寅尚然誦讀，自己免不得也陪他讀了幾句，坐在那裡自言自語。張寅問道：「賢弟那裡去的？為何這會方回？」呂昆並不回答，和衣而睡。張寅一個人讀的無味，也自收拾安寢。

次日清晨，二人抽身而起，梳洗已畢，用了早膳。呂昆讀不上幾篇詩文，又站在那牆腳下徘徊，心下細紐玩味昨晚（曉）那個女子。正是：

誰家女士多清操？恨我無緣見娉婷！

呂昆依舊將梯子扶起，扒上牆頭觀望。張寅見他不來讀書，連連走至外面，見他站在梯子上面，慌問道：「賢弟在此所觀何物？」呂昆即以假言回道：「適間看見一隻鸚哥，毛羽甚覺可愛，飛至隔壁園中而去，所以觀之。」張寅道：「春和天氣，花柳爭妍，或恐早間有人在此觀花，倘被人看見不雅相。賢弟快些下來！」呂昆只得下了梯子，取過一邊。回至書房，悶悶不樂。張寅卻不知為著什麼原故。

正在思量，忽然外面來了一人：面如紫玉，頰下三絡髭鬚。大有儒風氣概；頭戴方巾，身穿天藍直擺，腳登方頭緞靴。跟隨著四、五個家人，走將進來。你道是誰？就是隔壁的談翰林。只因鳳鸞小姐昨晚撫琴，有人窺探，回去告知他的父親；談翰林心中大怒，因此帶著家人，前來與劉察院家講理。談翰林怒氣沖沖，才從外面進來，來至大廳，即有劉府家人通報劉燦。

劉燦慌慌出來迎接，舉手道：「未知談老先生駕到，有失遠迎，多多得罪。」談翰林道：「叨在年誼，何須過謙？」劉燦隨命家人獻茶。談翰林道：「茶到不擾，卻有句話前來動問。」劉燦見他滿面怒色，事有蹊蹺，只得問道：「老先生有何見教？乞請明示。」談翰林道：「因昨晚更深時分，小女在花園中操琴，尊府是何人逾牆窺探？彼此都有女眷，成何體統！故此特來動問：但不知窺探者果係何人？弟要與他講講，是何道理？」劉燦聽得，心下卻有些慌忙。因一向人都稱他為談瘋子，動不動要與人爭鬧，連連問道：「弟家下並無外人，況且令愛千金也無人擅敢窺探。莫非不是小弟這邊，恐防令愛認錯了。」劉燦那裡知道呂昆這件事？故爾推個乾淨。談翰林道：「昨晚明明有人在牆頭上，還要抵賴！」一把將劉燦的鬍子揪得緊緊的。劉燦道：「老先生不要動手，有話好好講。」

他二人在此吵鬧，卻好張寅從旁邊花廳上走來，急急搶上一步，前來解勸。望著劉燦道：「此位是誰？因甚事故如此？何不講理，拉拉扯扯，有失名教體面。」談翰林見張寅言語溫和，只得放了手。劉燦道：「此位是隔壁談老先生談應龍。只因昨晚他的令愛在後花園彈琴，說有什麼人扒牆窺探。老夫並不知道。」張寅暗暗點頭道：「呂昆今早在那裡徘徊物色，又扒上梯兒，定然是他乾的事了。」連連向著談翰林道：「老先生且請息怒。若論夤夜有人窺探尊府眷宅，理應追究。但晚生輩實非不軌之徒，老先生還須斟酌。」談翰林指著張寅問道：「此位是誰？尊姓大名？到此何干？」劉燦道：「此位姓張名寅，字天佩，乃昔日張吏部的公子；來京會試，住在小弟舍下，想他料無此事。裡面還有一位。待我請來相見。」